

归根

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

王欢◎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出版赞助

归 根 ——

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

王 欢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王欢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2
ISBN 7-5012-2251-7

I. 归... II. 王...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144 号

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罗养毅
孙 敏
王勇刚
张 颖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电 话
经 销
排版印刷
开本印张
版次印次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65265923
新华书店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0 印张 183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一书是王欢博士花了很多工夫的优异作品。1999年，王欢在日本的樱美林大学做了一年的研究。去后不久，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决定把日本残留孤儿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和可以观察、访谈等的参与条件。我同意她的选择，也明确告诉她，这是一个难做的题目，但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极具意义的论文选题。

残留孤儿是在中国人民浴血牺牲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生命现象，他们的生命历程是一种悲剧痕迹。日本的战败，他们被父母丢弃在中国的荒山野岭，又被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拾了回来、扶养成成人。这一弃一拾，他们从日本孩子转而成了中国孩子。而这个转折，恰恰是在一个“敌对”关系中突然出现的。那个时候，他们是刚刚残害中国人的侵略者的后代。在相当多的孤儿记忆里，都这样那样地记得被弃与被拾的场景或他们的儿时生活；他们从

“残留”这个原点开始，就注定了一生的飘摇感与冲突感。他们过着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的生活，但意识深处的血脉根性却一直没有中断。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到证实即可回日本的时候，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想回日本，想去寻找他们的生命根源，但他们不懂得日本语言和生活习惯，没有在日本社会化的经历，这就使他们意识到难以成为日本本土的那种日本人。

这种“无根性”使他们成为一群具有日本“血缘”的“边缘人”。从血缘边缘人入手，王欢的研究找到了揭示残留孤儿生命特征和性格特点的绝好切入点。

日本残留孤儿群体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具有很深刻的、很值得思索的文化、社会理路。把残留孤儿问题从学术研究视角展开，会凸显以往有关再社会化、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和人格结构方面学术研究中的某些盲点，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人类个体或群体发展中某些正常社群中所未显露的人性侧面。作者用“无根情结”、“血缘边缘人”、“文化错位”等工具概念，构筑了残留孤儿的生命特征和性格特点，揭示出这个群体人格上的不完整性和精神家园缺损的状态。

王欢博士在中国东北三省生活 20 余年，又有在日本生活近 6 年的经历。这是她完成论文的一种资源，她的研究，得到了残留孤儿养父母或兄弟姐妹、残留孤儿和日本

朋友的真切支持和帮助，她还与在日本专心研究残留孤儿的美国研究者罗伯特进行过探讨。可以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界，书写了一笔不可忘却历史的文字。

沙莲香

2004 年春北京万寿园

前言——与残留孤儿问题结缘

1994年11月，我来到东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我在NHK的电视节目里，看到一群显得非常拘谨的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在诉说自己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留在中国的。巧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操着东北乡音，说的地方我几乎全部知道。因为我父母是搞地质的，流动是我读大学以前的生活方式。但“残留孤儿”、“开拓团”等一些陌生的字眼，我却完全不知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大学教师，而且从出生到读完大学，我就在东北三省转悠，可我却从来就不知道东北有什么日本人后代叫“残留孤儿”。我母亲的同事尹阿姨是日本人后代，记得她的日本父亲来找过她，后来尹阿姨也回了日本。身边就有日本人的后代，也许是年龄的差别，我根本不知道尹阿姨叫“残留孤儿”。

看着NHK节目里的中国老乡，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们的中国东北口音，他们一看便知的中国人打

扮，陌生的是他们讲话的内容和复杂的表情。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的过程，有的人还拿出一些物品作为佐证。有的人还把衣服脱下，指着身体上的一些特征，比如瘡子的位置。我一边听他们痛苦的讲述，一边流眼泪，心情非常复杂。我丈夫下班，看我一脸的泪痕，吓了一跳。当他知道我“伤心”的原委，轻描淡写地说：“他们是残留孤儿，是日本战败后扔在中国的。”“我怎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残留孤儿？”我追问丈夫。“你要感兴趣，我找些资料给你。”丈夫倒是给我找了报纸，可惜我当时几乎不会日语，也就走马观花地大致翻了翻报纸，很快就把残留孤儿之事丢到了一边。但奇怪的是，我就是觉得自己要与残留孤儿可能会有点什么“故事”。

1995年10月，我去东京大学留学，学习社会学。我与指导老师庄司兴吉教授谈到社会适应问题的时候，庄司教授举了残留孤儿的例子。我内心深处又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一下。但残留孤儿给我的感觉还是模模糊糊的，只是一年一度在他们到日本寻亲的时候，才会看到有关残留孤儿的报道。回想我做留学生的那几年，日本媒体对有关残留孤儿的报道，负面的消息不少。主要是假孤儿问题、残留孤儿子女犯罪的问题。1999年，作为日本霞山会资助的访问学者，我再一次踏上日本土地。在我选修的国际关系课上，我意外地发现邻座的小同学高野武是残留孤

儿的孩子。他自我介绍是在中国出生，小学三年级随父母回到日本的。他女朋友叫青山也是残留孤儿的子女，在中国读完大学二年级之后到日本。记得一次相聚，青山问我：“王姐，你可不可以考虑写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说：“好的，等我完成博士论文，好好研究一下日本残留孤儿的生活史。”

他们离开以后，我失眠了，脑子里反反复复映现出“残留孤儿”四个字。联想到《朝日新闻》发布的消息，最后一批日本残留孤儿，将于12月访日寻亲的报道。冥冥之中，似有指引，原来苦苦思索的论文选题就这样有了眉目。第二天，我便去图书馆查询有关残留孤儿的资料。在连续翻阅了30年《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残留孤儿的群体形象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我决定选日本残留孤儿作为研究对象。当决定以后，我激动了很久，竟有了一种使命感。

值得一提的是，资助我的霞山会听说我想研究残留孤儿问题，马上向我引见了霞山会的职员田川秀春。田川秀春的丈夫是日本残留孤儿，她是同丈夫一起回日本的。她向我介绍了永井真由美科长，永井真由美从事与残留孤儿有关的工作十余年，很多残留孤儿都接受过她的帮助，她帮我介绍了不少访谈对象。永井真由美科长是我的哈尔滨老乡，对我格外关照，给了我很多资料，向我一一介绍在

东京都的残留孤儿组织。可以说，有了永井真由美科长这把“钥匙”，访谈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

按照永井真由美科长的指点，我逐一拜会了在东京的官方和民间组织。记得去厚生省残留孤儿对策研究室的那天，东京下起了罕见的冬雨。厚生省的玉川诚先生给我介绍了日本政府关于残留孤儿的政策，以及残留孤儿返回日本后的生活状况，并送给我厚生省的调查资料和一些政策法律文件，使我从整体上对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有所了解。紧接着，我在东京分别拜会了中国归国者三互会会长和泉清一、中国残留孤儿取得国籍支援会会长千野诚治、中国归国者同友会会长庵谷磐、扶桑同心会会长嶋清、日中友好残留孤儿虹之会会长香山磐根、神奈川中国归国者福祉援护协会会长菅原幸助。这些民间团体的领导人非常热情，不仅介绍了各自组织的运行状况，还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是带着很深的情感来完成关于日本残留孤儿的采访与写作的。在日本期间，当我告诉朋友们我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位于日本残留孤儿问题的研究时，曾遭到很多朋友的反对。他们善意地告诉我：“你选择的是一个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费力不讨好的题目，而且根本也不可能研究出任何东西。因为残留孤儿实在是不可理喻，弄不好就是陷入沼泽地。”的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

期，残留孤儿的整体形象在日本社会是很不好的。日本人不喜欢他们，在日本的中国人更不喜欢他们。日本人认为残留孤儿虽然可怜，但更可恨，因为残留孤儿不争气。他们的回归不仅没有让日本人看到残留孤儿自立的形象，反而给日本社会添了诸多的麻烦，而日本人恰恰是最怕添麻烦的。在日的中国人对残留孤儿也没有好印象，认为他们没有良心，一旦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就立即抛弃养育了他们四五十年的中国投奔日本，特别是在电视里看到残留孤儿在日本成田机场就开始痛哭，近乎谄媚般地夸奖日本的种种优越。尤其是他们开口闭口地把养育了他们一辈子的中国父母叫“养父母”，而又称呼得极其自然，伤害了在日中国人的感情。

尽管残留孤儿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由于他们绝大多数人住在东北三省，两千多人的残留孤儿又是在 20 余年漫长的时间内陆续返回日本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在中国曾经生活过这么一群特殊的日本人。我从 1994 年到 2000 年一直断断续续生活在日本，对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日本人的心态有着实地的接触及真实的感受。这是了解残留孤儿在日本生存的一个前提。尤其是我有在中国东北三省城市、农村生活 20 余年的经历，为我在日本接触、亲近残留孤儿提供了情感上的理解和认同。可以说，在日本访谈残留孤儿的每一天，我都有无数的感

慨和思考，想把自己对残留孤儿群体的感受告诉想了解他们的人们。因为残留孤儿虽然是日本血统，但他们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如果他们被贬损得一钱不值，不仅使收养他们的中国人的人道精神蒙尘，而且影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评价。我们中国人做了天大的善事，却因为残留孤儿“糟糕的表现”和心理别扭而回避残留孤儿群体，是没有必要的。另外，这一群体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的确非常有研究价值。残留孤儿群体随着时光的流逝，人数会越来越少。他们年龄不断增大，对往事的记忆也会越来越淡。因此，笔者的研究就显得愈加紧迫和具有开拓性，所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将来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我是1999年年底开始进行采访调查的，到2000年6月结束在日本的访谈。同年暑期，曾三次去东北三省采访还没有回日本的残留孤儿，其间专程去长春访问了残留孤儿的中国养父母。2002年，完成《残留孤儿的日本社会适应性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位答辩。虽然，我靠研究残留孤儿问题得到博士学位，但我内心依然无法忘怀那些采访过的残留孤儿朋友。就在我答辩的当天，我看到《京华时报》报道了“残留孤儿在日本集会，要求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的消息。那些熟悉的名字，让我又回想起和他们相处的日日夜夜……

本项研究是跨国界、跨文化的研究，在调查写作过程中，不知惊动过多少师长学友，也让我的丈夫和当时尚在幼儿园的儿子过着一种动荡的生活。肩负着这么多人的期待，我只有不遗余力地努力，力争把一个真实的、客观的残留孤儿的群体形象展示出来。能够为残留孤儿哪怕仅仅做一点事情，我也会得到些许慰藉。

作者

目 录

序 /5

前 言——与残留孤儿问题结缘 /9

第一章 无 奈——一个被扭曲的群体 /1

一、为什么叫“残留孤儿”？ /3

二、命运翻转的瞬间 /6

三、博爱的收养行为 /11

四、无根的“中国人” /19

五、局外的“日本人” /24

第二章 震 撼——在日本调查的每一天 /31

一、梦起的地方 /31

二、图书馆里的泪水 /35

三、与高野一家的深情 /42

四、采访手记 /45

第三章 残酷——命运的玩笑 /119

一、侵略移民苦果的承担者 /119

1. 日本政府移民政策的酝酿 /119
2. 初期移民 /121
3. 武装移民 /124
4. 百万户移民计划 /129
5. 艰难回归路 /137

二、阴差阳错的边缘人 /146

1. 东北特色文化的滋养 /147
2. 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148
3. 在中国社会化的残留孤儿 /153

三、实现回归后的无奈 /158

1. 残留孤儿是“日本人”吗? /158
2. 日本政府的态度 /162
3. 日本社会的接纳 /167
4. 文化、体制——无法逾越的“墙” /171
5. 对日本厚生省调查的分析 /176
6. 适应中的文化休克 /204

四、没有未来的漂泊者 /208

1. 为争取与普通日本人一样的养老保障而斗争 /209
2. 无法释怀的后代问题 /212

第四章 寓意——对残留孤儿现象的理论思考 /217

一、人格结构 /218

1. “血缘边际人”的人格结构 /218

2. 文化与人格 /221

二、社会化问题 /224

三、自我认同 /232

四、民族认同危机 /235

五、社会适应 /241

六、文化适应 /245

七、双重文化人 /250

八、无根情结 /257

附录一 日本开拓团在中国的分布及人数 /265

附录二 日本开拓团民的来源及人数 /270

附录三 访日调查次数与身份确定情况一览表 /273

附录四 根据残留孤儿信件所做的统计 /275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297

第一章 无奈——一个被扭曲的群体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遗留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尘封往事浮出水面。曾经在中国东北进行过14年殖民统治的日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后残忍地抛弃了他的国民，致使在20多年后，在东北地区仍然存在着万余人的残留孤儿妇女和残留妇女。这些“冬眠”般的生命个体，带着哀婉的呼号向着“命运的春天”伸出了渴求之手，他们挣扎着、哀号着试图证明自己是日本人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并陆续将采访到的一地片爪的新闻登载到报纸上。经过战后经济腾飞阶段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知道了在战败后他们的同胞竟然被“残留”在了遥远的异国他乡。日本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朝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也在呼吁。日本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于1981年宣布政府将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由此，日本政府长